2026年11月20日 星期五
本版编辑 李家杉
上海 Oriental Sports Daily 东方体育日报

2026年11月，江苏常州。全国青年乒乓球锦标赛U19组落幕，上海队直板小将伍毅菲站在混双和男双两块银牌旁边，给自己打了7分。两项双打全部打进决赛，放在一年前，这个结果连他自己都不敢想。“双打一直是我的弱项，没想到能和搭档配合拿到两个第二名”。

但被扣掉的那3分，指向也很清楚：“赛前准备、临场应变还有不足”。对于一个十七岁的直板选手来说，这两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这一年里最亮的那部分和最疼的那部分。

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程超

伍毅菲：等一场自我的释放

从浙江嘉兴到上海 在“被选择”中铺开路

2009年，伍毅菲出生在浙江嘉兴，五岁接触乒乓球。起因平淡得不像一个专业运动员故事的开头：幼儿园里一个小朋友在打球，他想跟着试试。横板先练了一年，六岁那年，教练跟他讲了一条关于“特殊打法”的政策——团体赛需要有人用直板、削球或颗粒胶上场，横板竞争太激烈，改直板，机会大一些。一个六岁的孩子当然掂量不出“上场机会”的全部分量，但他点了头。从那时起，他的握拍方式被改写，一直走到今天。被问到如果重来一次会选横板还是直板，他的回答很诚实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10岁那年，他被父亲带到上海，进入曹燕华乒乓球学校。王雪松指导想让他过去试试，他自己并不清楚究竟是哪一场比赛让王导看到了他，只记得父亲说“去趟上海”，他就去了。在上海，他先后就读杨泰实验小学、杨泰实验中学，随后进入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，成为市体校与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联合培养的二线队员。这是一条体教融合的路径，学校与俱乐部共同托举，上午读书，下午和晚上训练，住校，周末父母有时候来，但大多数时候他一个人留在学校里。被问到“脱离爸妈怎么熬过来”，他的语气里几乎没有波澜：“我挺小的时候就自己独立了。”独立对他来说不是某一天突然降临的考验，而是一种从童年起就已经铺开的生活底色。

在上海的几年里，多位教练轮流带过伍毅菲。直板选手在曹乒的密度和针对性，让他在这种打法上被一板一板地抠过。2024年9月，十五岁的伍毅菲在全国青年乒乓球锦标赛上跨级征战18岁以下组别，获得男单亚军。按照规则，这个亚军把他送进了国家青年队，也让他获得了国家级运动健将的申报资格。王雪松在那次比赛后说，他在逆境中的坚韧和关键时刻的冷静，体现的是一贯的刻苦和坚持梦想、不断超越的坚定信念。一年之后回看，这句话里的“逆境”和“冷静”，几乎预言了他要在更大舞台上反复面对的东西。









欧洲三站与U19双银 成年组的门正在推开

进入国青队的第一年，伍毅菲的轨迹不算陡峭。2025年4月WTT常规挑战赛突尼斯站，他男单止步十六强，男双和李和宸拿到亚军，成年组的对抗节奏和青少年赛完全是两回事。

但2025年年底的第十五届全运会，给了他另一种淬炼。他代表上海队出战18岁以下组男团比赛，帮助球队在小组赛以未失一局的战绩拿下开门红，半决赛上海队不敌广东队，铜牌赛最终获得第四名。全运会赛场的分量，和团体赛里那种“每一分都连着队伍”的压力，是青少年巡回赛给不了的。他自己后来在回顾时也把这次经历看作一个分水岭：经历过全运会的大赛洗礼之后，读战术、判断场上局势的能力在提升，“打得不再那么乱了”。

2026年春天，欧洲三站青少年赛让外界第一次集中注意到他的名字。九天之内，他在弗瓦迪斯瓦沃站和哈维若夫站连续拿下U17男单冠军，柏林站决赛惜败于唐乙仁。连续三站U17决赛面对同一个对手，伍毅菲赢下两次。谈及成绩提升的原因，他自己归因得很平实：比赛机会多了，打的场次多了，状态是在比赛里一点一点磨出来的。另一个被他提到的变量是王雪松，王导从小就带他，2026年也进了国青队，师徒二人在国青层面重新会合，那种不需要从头建立信任的默契，省去了很多沟通成本。

更重要的是，上海队在这一年里持续把他往成年组的门槛上推。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，伍毅菲出现在了混双和男双的赛场上，与成年选手真刀真枪地交手。乒超联赛更进一步，2026赛季他被上海队送到汕头明润，在乒超的舞台上获得了成年组团体赛的出场机会。

这份安排背后的逻辑，伍毅菲自己说得很清楚：“感谢上海队给我这个机会。很多比赛队里愿意让我上去打，哪怕交学费也让我打。这种信任对我来说挺重要的，因为比赛的感觉是练不出来的，只能在场上打出来。”成年组的赛场不会因为一个人十七岁就给他让路，但上海队的选择是让他先站上去。

U19青锦赛的两枚双打银牌，是这种以赛代练累积出的另一个侧面。从U17升到U19，比赛强度和对抗层级截然不同。他说自己比赛气质和场上释放感有进步，双打从弱项变成两块银牌，是意外的收获，也是底气的来源。



那七分，和那份难得的孩子气

2026年秋天，WTT中国青少年大满贯在北京举行。U19男单半决赛，伍毅菲对阵哈萨克斯坦的阿兰·库尔曼加利耶夫。他从0比2落后连扳三局，把比赛拖入决胜局，决胜局一度4比0领先，随后被对手连追七分。队友们已经在另一场半决赛会师，这意味着如果伍毅菲拿下这一场，U19男单决赛将在中国选手之间展开。他在本土作战，第一次打大满贯级别的青少年赛，他想会师，想把那条线守住。

输球后他久久没有离开场地，和教练坐在场边一起复盘。回忆那一刻，他说得很朴素：“感觉输得有点可惜，自己决胜局4比0领先，然后就打7分，被别人连赢7个。”被问到场上那种空白感，他没有绕开，“输了两个之后王导叫了暂停，当时我在场上不知道发啥球了，不知道该往哪发。”7分制太快了，决胜局的分量压下来，留给调整的缝隙窄得几乎不存在。

那场半决赛会留在他的记忆里很久，也许比那两枚U19银牌和欧洲站的冠军更久。但一个能在输掉最想赢的球之后坐下来，和教练把每一个球复盘清楚的少年，至少说明他还没有打算让那七分成为一个句号。全运会青年组的团体赛教过他什么叫“连着队伍”，全锦赛和乒超的成年组赛场教过他什么叫“每一场都是硬仗”，而那七分教给他的东西，可能要等到下一次决胜局领先的时候，才会真正显出分量。

聊到性格，伍毅菲的自我认知和外界对直板选手的某些想象之间，有一些错位。他的偶像是勒布朗·詹姆斯，喜欢詹姆斯的原因，他说了两个字：“霸气。”但记者当场就点破了那层反差：他自己在球场上，恰恰不是那种“霸气”的人。他不否认。“我可能性格不是属于那种。”被问到竞技体育越往上走越需要骨子里的狠劲和绝对的霸气时，他的回答没有豪言壮语：“其实我也想这样，但是有些时候性格差，可能本质上就做不到。”这不是一个被包装过的运动员标准答案，更像是一个十七岁的人对自己诚实到近乎不设防的坦白。

但恰恰是这份不设防，让伍毅菲身上保留了一种在竞技体育里越来越稀罕的东西。队里的人说起他，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“还是个小孩”。在一个无限催促孩子尽快成熟的时代，伍毅菲身上那种未经打磨的孩童气，反而成了一种难得的质地。这份孩子气，和他球台上的灵巧是同一种东西的两面——直板本来就需要手感、需要即兴、需要一点不肯被框架住的天真。

直板的路窄，同行者不多，但窄路上踏出的每一步都算数。十七岁的少年，揣着一份赤诚的孩子气，握着直板继续往前走。不必急于奔赴答案，所有沉淀与打磨，都在静待属于他的花开。